

§ 水與火的交會

薩摩斯的天空浮著一層淺霧，初春的海風從港口吹來，夾雜著鹽與橄欖的氣息。

港口那頭停泊著數艘三列槳戰船，上面繪著雅典的鴿徽，有士兵在卸貨，有水手在修繕船帆。

遠處，一座斜倚著山坡的小神廟安靜地佇立著，殘留著畢達哥拉斯的身影——這位偉大賢者曾在此教學、冥思、創造世界的數理秩序。

在神廟外的階梯上，一對年輕夫婦佇立良久。

男子白袍束腰，腰間掛著短劍與羊皮捲軸，眉宇之間藏著方寸規則的影子。

女子身著敘拉古貴族的深藍長袍，黑髮隨風輕揚，眼神堅定而寧靜。

寫信給柏拉圖後，阿爾庫塔斯放下一切政務帶芙蘿拉到薩摩斯旅遊。

「這裡真是靜謐。」芙蘿拉環顧四周問道，聲音如潺潺泉水：

「不像一座參與戰爭的島，更像一位老人，在低聲咀嚼回憶。這裡是他曾經講學之地？」。

「他曾在這裡證明了樂音與數理的關係，也曾說：宇宙即和諧的數。」

阿爾庫塔斯抬頭望向神廟，「我想親自站在他站過的階梯上，才不枉這次航程。」

她輕輕一笑，握住他的手。「你總是讓我想起我父親年輕時。他說，真正的將軍，應先是哲人。」

正在此時，一道略帶調侃的嗓音從石柱後方傳來：

「那位將軍，若也信數理，也許就能預見敘拉古的命運了。」

兩人一驚，轉頭望去。

一名身形健壯、披著鎧甲的男子倚在柱旁，神情恣意而略帶疲憊。

他的鎧甲塗著戰痕，腰間掛著短劍與航圖，雙眼如獵鷹，帶著歷經風霜後的閃光。

「亞西比德。」芙蘿拉先開口，語氣不無警戒。

「認得我？」亞西比德笑了笑，「看來我的聲名遠播，真讓人擔憂。」

阿爾庫塔斯沒有作聲，只是微微點頭，彷彿在計算一個陌生人的座標。

他從芙蘿拉身前踏出半步，語氣冷靜地說：

「我認得你。你曾引導雅典遠征敘拉古，你在西西里敗過，也在赫勒斯滂取勝。你不是數學家，但你擅長算計人心。也曾將軍政變為你的遊戲。」

亞西比德沒有生氣，只是走近，露出一個帶諷刺意味的笑容。

「那場遠征，是我的榮耀與恥辱。但你錯了，我不是把政治當成遊戲，而是看透了它的規則比你們的圓周率更荒謬。」

阿爾庫塔斯眉頭一動，仍不說話。

芙蘿拉盯著亞西比德，語氣堅定：

「你說得輕巧，但我知道那場遠征帶來了什麼。」

我從斷垣殘壁中走出，看過父親如何夜半飲酒以忘戰友的屍首，也看過年輕士兵在港口哭著喊母親的名字。」

亞西比德低頭，沉默一瞬，神情複雜地道：

「是。那是我生命中最壯烈，也最失敗的賭注。現在我只能在這裡等待，等雅典想起我還能殺敵，才讓我回家。」

那我該向你們致歉？還是向命運？」

他抬眼，盯住阿爾庫塔斯。「你是數學家，是未來的領導者。那麼你告訴我，哪一條方程式能避免戰爭？哪一個演算法能導向正義？」

阿爾庫塔斯沉思了片刻，緩緩道：

「沒有。但我們能設計橋樑，讓人跨越衝突；設計制度，讓意志不落於強權之手。」

「說得好聽。」亞西比德笑了，然後忽地正色：

「可惜，人心難測，變數太多。當你面對不理性的群眾、飢餓的士兵、貪婪的議員——再完美的系統也會崩潰。」

他頓了頓，看著兩人手牽著手，「但你們看起來堅定。我希望你們能證明我錯。」

芙蘿拉冷冷回道：

「你需要的不是我們證明你錯，而是你自己放下那種病態的命運觀。」

亞西比德沒有回話，只是朝他們一揖，回到港邊的戰船。

登船前，他轉身看向阿爾庫塔斯，聲音低沉地說：

「如果你真能創造一個比我們好得多的世界，我希望你記得今日——你也曾在這場戰爭的邊緣，與一個毀過國的人對話。」

戰船啟航，海風帶走了他的身影。

阿爾庫塔斯沉默地站著，手指不自覺地摩挲腰間的短劍。

他低聲說：「他像一個被燒過的命題，充滿矛盾，卻不能輕易否定。」

芙蘿拉輕輕握住他的手：

「我們走吧，敘拉古在等你。而不是他的戰爭。」

他點頭，與她並肩離去。

春日的薩摩斯島，見證了一次短暫而深刻的交會——火與水，戰與數，過去與未來。

後記

此時亞西比德剛從流亡狀態中復出，在薩摩色斯島附近獲得艦隊指揮權。

因為在雅典仍受懷疑，尚未被允許回城，但名聲正在回升。